



合 說
參 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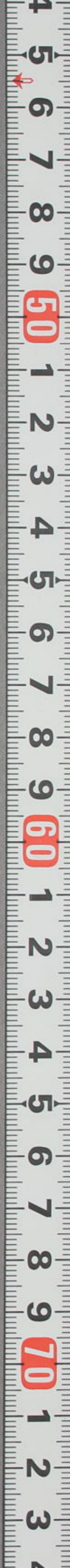
四書正解

孟子 卷之二十六

仁
460
26

孟子卷之二十六

共三十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六

童嘉駒幼子

川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周陟嶽輯思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

十

性猶章全旨

通章告子認性本無仁義故著一以字又看一爲
 字孟子就他爲字生出批駁字以折之而告子之
 說窮矣首節告子即物論性下節孟子闢其立論之非而究
 其貽害之大蓋告子認性是盡然之物仁義是造作而成其
 病根在一爲字不知性中自有仁義如孩提知愛可見性中
 有仁稍長知敬可見性中有義費不得一毫人力着不得一
 些勉強孟子看他病根所在故以批駁二字換他爲字蓋見
 爲字之謬告子爲字是自有破綻孟子又就他破綻處大爲
 發亂只折其非未
 告以性爲何物

門 仁 12
46A
28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櫨也

以杞柳為栝櫨

栝音栝櫨丘圖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栝柳栝櫨屈木所為若厄匪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

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序告子以性為惡岐性與仁義而二之乃言于孟子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矣自我觀之人生而有性也其知覺

運動不過塊然一物而已猶杞柳之質也人之行事而有仁

義也其舉動措施皆非出于自然猶栝櫨之器也人性本無

仁義之名以人性而強為仁義猶杞柳本無栝櫨

之形乃以杞而強為栝櫨皆人力使然一而已矣

析講性猶杞柳二句且虛講下二句方可發人性本無仁義

之意告子認氣為性即後章生之謂性意而性與仁義分矣

講此處切勿用降衷等語○猶杞柳也一無仁字者告子謂

仁內義外把仁字看做騎牆的義則斷乎非性有也○

曾齊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

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櫨乎將戕

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櫨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

為栝櫨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為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于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參序孟子詰之曰栝櫨有特于為仁義順吾性而出之即是

此原不可相提而並論也以杞柳論子豈能順杞柳之性不

加矯揉而遂自然以為栝櫨乎抑將戕賊之乎戕賊杞

柳之木然而後以為栝櫨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櫨

則亦將戕賊人之本然斷其性而後以為仁義與此言一

出人皆曰性中本無仁義必為仁義是害于性于是棄仁義

而不為是率天下之人而為仁義之

禍者必于之言夫其貽害可勝言哉

析講天全真西山曰子能一句非兩語之詞乃是言子豈能
如彼必將如此也如將二句方是即其言難之○禍仁義玩
註是說人因此不肯為仁義便害了仁義是子之言為仁義
之禍不是人以仁義為人性之禍之說而禍仁義者必子之
言倒裝文法也○宋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栢棬性非矯
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辨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
盡道理○告子數章俱是立論不是問辭○輔慶源曰不言
求賊人之性而言我賊人者人之所以為入者性也○饒雙
曰禍仁義與楊墨亦害仁義相似○蒙引孟子之論性善
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之精一執
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
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善然後君
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不仁不義無父無君
之事何所不可為哉此孟子所以諄諄于此也○邪說暴行
二者相依托凡有暴行必有邪說當時既有性惡之論則世道
可知矣故弑父與君無所不至而曰彼性惡也奈之何哉殊
不知天地以生物為心則所生之物安
得有性惡之理為此說者是誣天也

湍水章全旨

此章首節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由于使然
後二節孟子言性有定體善其本然而惡
乃使然人無有不善一句為通章要旨總註甚明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

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

分於東西也

湍仙
端反

湍波流濤向之貌也告子因前說
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衆序告子曰人之性猶湍水之為物也但決諸東方則東流
而非定于東決諸西方則西流而非定于西人性之無分乎
善與不善而未有定體顧人所為何如也猶水之無
分于東與西而未有定向也亦惟人之所決何如耳

析講大全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

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只以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其此其為小變也。性猶句虛詞諸二句言湍水人性二句正說猶湍水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蔡序孟子曰水之流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不分於上下乎決諸東方則東流必東方地勢為最下也決諸西方則西流必西方地勢為最下也彼人性之本然善也猶水之本就下也但凡為人即無問智愚無有不善一有不善即非人之性矣但凡為水即無問東西無有不下一有下便有下便非水之性矣然則性固有定體矣

無分於上下是言必就下不就上。大全蔡氏曰人性之善四句似叠牒上三句渾淪說個性善下二句夾斷其詞而信其為必善也無不善所謂故者以利為本二句只是上意。無有只是決詞非善其同然也

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鵜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

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昔扶博 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鵜額也水之過鵜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蔡趙註然水無不下而亦有不下者何哉今夫水人以手搏而躍之可使之會起而過鵜若過其下流激而行之可使之適而在山是過鵜在山豈水本然之性哉其迫于搏激之勢使之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其性之本然也其性為物

欲所誘，利害所迫，失其本體而然，亦猶水之為搏激所使也。

然為善無分子，善不善是何說耶？
析講蒙引人之可使為不善如何說其性亦非是蓋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之為搏擊所使也。此節正駁他前二決，宗不是為不善人分就正見人無有不善處，蓋不善由于後來之習可見本然之性無不善也。

生之章全旨

此章是告子以氣言性，孟子詰其混人物于無辨也。生是氣生之理是性。首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喻之，此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折之。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參大全告子曰性之為性非他也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而有此知覺有此運動者這便是性何嘗有善不善哉。

析講生活也分言之知覺屬心運動屬身。○告子此句是以生字貼性字欲性字有歸着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謂之謂性，則斷斷無。饒雙峰曰有生之初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于天以為仁義禮智之性者屬乎理。告子謂氣為性故有此說。○王觀濤曰知覺運動非正講生字所以知覺運動這等活機乃謂生也。○此生字告子本意專以人言下文孟子乃詰其混人物于無辨也。此節生字可露物字且勿露。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曰然與平聲

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泰序告子以氣為性則理氣不而人物無異矣。孟子子姑就他立說之本旨而詰之曰生之謂性也猶凡物之白者俱

謂之白與告子不想到以生為性便有混入于物之失而直
卷之曰然孟子又申之曰天下之物號為白者多矣今凡白
物謂之白將謂白羽之白也即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即猶
自主之白而更無差別與告子曰然其白既同安得不謂之
白也彼蓋欲申其白之謂白之說而不
知生之謂性之非固自此而可闕矣

析講大全蔡氏曰生之謂性也是依他立說之本旨為辭欲
堅其說今其不得通而後破之也白羽四句總申白之謂白
句惟論生而不論生之理則凡生皆謂之性論白而不論白
之質則凡物皆謂之白上三句字是我去白之告子生之謂
性混入物在其中孟子一聞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同如此
說不得胸中便自有犬之性一段話說了故先難之云云告
子于此若以為不然則不得謂生之謂性矣若以為然則犬
中之性猶人之性矣故朱子于此註云則是凡有生者同是
一性矣即下文云云也講本文不一于此處就依註貼須要
走得下文○按此註凡物之白更無差別亦勿便貼猶白之
謂白句當于下白羽云云貼出為要○羽雪玉質本
不同然此節只重在同謂之白不重在質之異上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
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
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
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
之則仁義禮智之稟皆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
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
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變
紛忘辨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
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參序孟子因而折之曰若然則凡同一生即同一性犬之性
固同牛之性亦同性亦同人與物異性豈即性之謂哉
析講雲峰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
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蓋自大本大原上

說太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于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于理亦偏是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朱子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蒙引大之性猶牛之性此句只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太註不區別牛犬之不同處可見○存疑告子以生為性故見得人初生時只是這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後來修為方善故有杞柳之說又見得人初生之時知覺運動者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有湍水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甘食悅色死則不能故有食色之說故曰此章之誤乃其根本也

食色章全旨

此章得力在長之者一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極明白了下二節不過因

告子強辨故以所明者通之太極告子論長始終以心言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存疑告子以知覺運動為性乃復伸其說曰人生而甘食悅色是即性也夫甘之悅之之心生于我者也可甘可悅之宜具于物者也由吾心之甘悅而推之則凡吾心之愛皆謂之仁而愛心生于內故仁內也非外也由食色之可甘可悅而推之則凡事物之宜皆謂之義而事物存乎外故義外也非內也

析講仁內四句平上食色推開泛說不專定食色說仁字告子專指愛之心說亦認作生之類其言已非兼內子猶近似至于以義為外其言尤謬故孟子獨辨之○大全朱子曰告

子先云仁義猶栢棖其意以不義為外既得孟子說方畧
仁為在內○**輔氏**曰知其食色之美而其之悅之即知覺也
甘與悅即運動也○**蒙引**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言
心之愛為仁德與理字都無此正當以生為性一類義者
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一蓋事
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告
子主意不在內仁全是以仁內決義外故孟子好置不論只
就義外詰他○註學者但當用力于仁云去非告之本意告
子以食色為性大旨已差故言仁義
俱就相處說原不說到功夫上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
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
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 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參存疑孟子曰仁義一也何以謂仁內而義獨在外也曰吾
聞之義莫重于敬長誠以長言之則彼年之長而吾方去
之原非先有長之心在我也猶彼色白而我方去以白
稱之從其白于外非先有白之心于我也故謂義為外也
析講我長只稱其年齒勿露敬字身白告子本意俱指人言
至下孟子辨之則兼馬說故謂之外句只承彼長二句說言
義主上長長既在外故以義為外也○告子只
就長上認義却不就長之上認義故以為在外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
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
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 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謂文焉愚按白馬白
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
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
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蒙引孟子承其喻而辨之曰子以白喻長非其倫矣蓋人

有白者馬亦有白者白馬之白白人之白不過以彼為白耳此誠無以異也若長那個馬之長也亦無以異于長那个人之長與吾知長馬則是口頭道個老大的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于中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且更有一說汝以彼之年長者即為義乎抑將以我尊之為長此恭敬之心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敬因乎人義可以為在外矣若以長之為義則敬由中出義豈在外哉

折講白馬四句輕只起下且謂二句之意蓋長馬與長人不同是就隨事制宜上見義且謂二句只就敬長之敬上見得敬由于我則義由中出明矣然須得詰問口吻莫遽說明義之在內○白馬之白四句是辨其以白喻長之非且謂二句是辨彼長而我長之非白馬白人俱是稱之為白長馬亦是稱之為長惟長人則必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所

以不同也○且謂二句專以人言不兼馬說

曰吾弟則愛之蔡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一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蔡蒙引告子曰我亦非以長者為義也但自其長之不異于愛者觀之則仁自在內而義印在外耳如吾弟則吾愛之蔡人之弟則吾不之愛也施愛有不同是所主在我人雖不得我之愛也故仁謂之內若長則異是矣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論親疎惟長是視我不得沒人之長而所主不在我也故義謂之外也告子此言雖知以長之者為義而究不知所以長之者不出于長而出于心也

析講此條分明再伸義外之說必帶一說者特借以我為悅形容以長為悅之在外耳意者謂不必說甚長人長壽只就人之中而長亦有兩等我之概長之初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有不愛我自做得主張告子終以長之為外而不知其出于心也○彙解仁義一理也親親而仁民則吾弟與蔡人之弟亦未始不當愛也事兄悌故敬可殺于長則長與人之長亦由吾長而推之但有差等耳如何分得內外此等正大道理孟子不服與之言下文只就其所明而通之耳○

告子此節議論仍是彼長而我長之一一何之意○秦人楚人只大機言疎遠之人不必拘

曰香秦人之炙無以異於香吾炙夫物則亦有

然者也然則香炙亦有外與

香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香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謂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然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兩弊而不得其正也

參蒙引孟子折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長有同情人固有然者香秦人之炙亦香吾炙而無以異焉味有同者物亦有然者今子謂以長為悅而在外然則人之香炙亦以炙為悅而有外與炙在外而香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子既明于其食必明于其炙矣胡不引而通之乎

析謂天全蔡氏曰此即上文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說但因其明而通之耳大抵告子非專以義屬長者不屬長之者也他連長之都認在外故孟子只申明長之之在內而義之在內自見○王觀濤曰物字指炙然字指香之同亦字對上長有同然說炙雖在外而所以香之者必由中出乃性之自然非物之使然故知義亦在內告子明于其食之性故孟子借香炙之說比類通之

孟季章全旨

此章行吾敬一句已盡義內之旨下文因時制宜之說亦非在行吾敬之外正行敬之妙用也然公都子固知義根下而猶未知義妙下時故被季子難倒得孟子庸敬斯須之敬之說遂悟守字生出冬自夏自之宜所以發明敬有轉發皆心之因時制宜處便益見義之在內而不在外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義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疑義之參序孟季子問孟子義內之說而未達故問公都子曰人皆以義為外而孟子獨以為在內不知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衆蒙引公都子曰義上于敬者也有人于此在所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

析講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蓋當時彼長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與季子皆熟聞之故公都子亦即就敬長一端以發孟子之意○行吾敬有味蓋所行者乃吾心之敬故謂之義內即孟子長之為義之說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

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

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衆蒙引孟子季子未達意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者則在外也曰伯兄吾知其當敬矣假如鄉人長于伯兄一歲亦

所當敬也則誰敬曰敬以親疎為殺鄉人雖長疏不踰戚必當敬兄季子又問曰酌則誰先曰酌以賓主為序伯兄雖親

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孟子子曰如此則吾不得而自主所敬在兄當酌之行所敬又在鄉人之長者惟視其

在外者而轉移告子謂義在外義果在外非由內也

初講一歲字須玩蔡氏曰鄉人若不長于伯兄則必敬兄若五年以長十年以前則敬鄉人無疑此問亦是用術處知義

內者必曰敬兄然後出得酌則誰先一句以搖奪之既曰先酌鄉人則敬兄之心不得自生而為外所奪矣故曰義外○

伯兄鄉人之辨依舊是長吾長長楚長之說據孟子季子此問把敬與酌做一例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

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

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

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祭序公都于屈于對而不能違以告孟子孟子教之辨曰子盍做其伯兄鄉人之意而詰之曰弟與叔父皆親也敬叔父則平敬弟乎吾知弟雖親不可加于叔父彼將答曰敬叔父則與敬兄者無異矣子又因其酌則誰先而詰之曰弟固不得與叔父並尊矣設弟為祖考之尸以象神則誰敬吾知叔父雖尊必不可加于尸彼將曰敬弟則與先酌鄉人無異矣子乃從而折之曰既曰敬弟則敬叔父之心移之于弟矣惡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答曰所以敬弟者以弟在尸位故也叔父雖尊不得不為祖考屈矣子亦曰向所謂先酌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伯兄雖親不得不為主道屈矣蓋庸常之敬在兄亦猶敬叔父之常被斯須之敬在鄉人特以鄉人須皆我為主可以知禮之在內矣

析講不能吞畢竟認吾美不遜為尸者抱祖考之木主以立而象神也兩在位故也上句指弟在尸位下句指鄉人在賓位時當庸敬則庸敬時也斯須敬則斯須敬用敬各有所宜皆憑心上做出以此見得義在內也庸敬二句最重○叔父之當敬于弟比兄之當敬于鄉人之長尤為分明故孟子復設此難意亦一也○後漢書云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得朱子補此二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先說出季子聞之必無疑矣似此則因時一詞尚宜渾之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弟則敬果在外非

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食亦在外也

亦上章養父之意○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警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出吾所敬在此也敬定與叔父而立也當敬之時則敬弟不出吾所長在彼也敬定與弟而立也當敬之時則敬叔父則敬叔父當敬弟則敬弟冬日飲湯則飲湯夏日飲水則飲水也子以因人之性為然則因時而飲食者亦在外與吾知叔父與弟外也而酌其宜敬之宜者心也湯和也而酌其飲食之宜者心也羹也羹之在內而不在外也

析講蒙引同一敬叔父則敬叔父則敬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重孟子公都子之說則敬字重敬出于我者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叔父與弟也○存疑要知季子總是就長上認而遺長之節耳

公都章全旨

此章闡發性善之旨以性善為主雖說情說才而情是性之動者是性是性之動而有為者情善才善總見性之善也上四節公都子述三說而疑性善之非下是孟子論情善以著性善之實以乃著其情一節為主重因情以驗性上才字對情字不通然盡性工夫全要在才上擴充以善其情之用故孟子以盡其才為盡性引詩與聖言所以証上文性善情善之說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由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余蒙引公都子曰吾觀天下之言性者不一矣在告子則曰人之初生而有性知覺運動只是蠢然而已本無有善無有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此一說也

析講此言性之渾淪○語類云無善無不善謂性中無惡則謂性中無善則性是何物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

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端水之說也

參趙註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本無定體惟所習也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也此又幽厲虐政之起則民皆好暴亂可見性可以為不善也此又

析講此言性之無定○南則字甚活正見為之兩處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說蓋如此按此爻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參蒙引或又曰性有三等從來是善有一等從來是惡所稟各異非習所能移也是故以聖堯為之君而有微子不能使之為善非有性不善者乎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子舜不能化之為善以無道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亦不能使王子為不仁
非有性善者乎此又一說也
析講此言性之有定○三而字是不宜有而有之意和父兄子弟等俱不虛具情親則易化分尊則易行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合參出前一說觀之則善惡皆性之所無而係于習由後一說觀之則善惡皆性之所無而定于初皆不取言善也今夫子獨曰性善然則彼三說者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別性之本善可知矣
參蒙引孟子曰吾謂性善豈無所驗哉性蘊乎中而無形發于外而為情則易見乃若人之情因性而動自然發見者則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矣即情之善也
而性之本善可知乃若亦據以謂性善也
析講乃若二字從性隱無形而難言說來則可以為善矣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此善字說性○朱子曰性情如穀仁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陳新安曰性渾然全體色也木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左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情隱

等情則情善可見而性善亦可見。○此乃若二句包下文惻隱之心十六句宜渾淪說。○其情其字指性善其情乃初動于性之情也其情之真不可偽處即性之真不容雜處乃所謂善也歸到性上。○爲字已包盡其本之意。○真註情字要主自然發動者言方見其善如平見入茫而動是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

才猶材實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衆引情善而性善宜無不善者矣而亦有爲不善者何哉或者必歸咎于才殊不知才即性之良能性既善則才亦善若夫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才之罪也

析講天全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可言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二節語脉極緊作一節有。○本足良能非才良之不知見孺子入井而能行惻隱之事便是才。○若夫一守從情善性善跌下此才字孟子指那好底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爲不善有亦未始無才但爲物欲所使非性中本有之若性中本有之才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者也。○蒙引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朱子曰是兼形體說知說材則相似以兼形體說者謂目之能明耳之能聽心之能思足以容能垂手等能恭之類是也。○才足說情以後事然皆自性中來

則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

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

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思去聲舍去聲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

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鑄金

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參達說。然果何以見情善而才亦善。取以情之已發者言之。彼惻隱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羞惡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是非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使人無是善者。也。人皆有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使人無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又安可以言情之善乎。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即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曰仁曰義。豈有不善乎。即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曰禮曰智。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性非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因情始見。不因情始有。非由知而鑠入。下我之內者也。若繼善成性。與凡俱生。我固有之也。但人放逸怠惰。自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思而求則得此仁義禮智之善。不思而舍。則失此仁義禮智之善。惟其舍之而失。故空歸一惡。而與善州去之遠。或至倍蓰。而無資者。因不思不求。不能因善端之發。而擴充之。以盡其才者也。若本然之才。初無限量。純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新講大全朱子曰。性中衆理。涵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不同。是以孟子稱而為四。以示學者。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瞭然有條。若此。惻隱等四個心字。是已發出來。當情字看。皆有止見情善仁也。小句是因用以著其體。正見乃若節所以內情善而謂性善之意也。非由外鑠句。有意蓋因上面情發于外。如像在外來的。故知此言之。言雖由外而見。是非由外而得者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三句雖是性善中事。却以起下不能盡其才。意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思則必求矣。不能盡其才。正是不思不求。盡字宜玩。不然之才。凡善皆所能為。如盡惻隱之志。即可至于欲達達人。欲止立人。盡羞惡之志。即可至于介不取。至于弗視。以天下為一體。推之。恭敬等皆然。今乃不能為善。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之量耳。○人皆有之四項由情善仁也。四項申言性善。仁義禮智至節來申言才善。然才宜渾論。

說○存疑上女非才之罪解物欲陷溺弗思弗求豈何處見
物欲陷溺但曰弗思弗求便是陷溺于物欲而夫二者者
未失不滯言思求看來說弗思上當補陷溺于物欲意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丞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
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
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
懿德者以正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
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
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
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
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性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
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
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
言之則人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
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
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
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參達說然驗性于情而謂性之本善者此非我之私言也蓋
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蒸民有形氣之物有天
理之則此乃民所秉執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者夫物
之與則幾已判于精粗秉夷好德心已分于寂感而詩顧合
而言之者是必有深義乎其間矣孔子讀其詩而契其旨也
乃贊之曰性情之道未易知也為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
故天之生人與之氣以成形而有物焉則必與之理以成性
而有則未有物而則不具者矣物則相因乎理之必然者在
天為定命而生人得之則為秉執之常性也惟其為民之秉
夷也存之于心為繼善之良故發之于情自好此懿美之德
蓋合聖愚而同然矣使非同此秉夷之性何以同此懿德之

好乎為此詩者信乎其知道也夫知物則為人所必有則性善可知矣知好德為人所同然則情善可徵矣其有不知是

自喪其秉夷之良心者也豈才之罪哉即此

可見人性之善而不必惑于三說之紛紛矣

析講此節引詩曰孔子曰非泛然援引正與告子曰或曰飲

介對註上是因情善以驗性善此則謂性惟善故情亦善也

○物以形言則以形中之理言不曰理而曰則天理當然有

一定之則也曰則曰美總名是性善別名而無別理也好是情

能好是才總之一性而已矣○懿德即性情之見于行事而

有得于心者孔子贊詩加一故字一必字而性情相因之旨

悉出有物有則如視聽有視聽之則如是而視聽便是不如

是而視聽便不是如視遠惟明能視遠謂之明不能則不謂

之明聽德惟聽能聽德謂之聰不能則不謂之聰視聽是物

明聰是則餘可類推謂美而何以言秉蓋渾然一理具于

吾心不可移易若秉執然也好懿德與禮義悅心一類

富歲章全旨

此章總發明性善之同同字重看其同處全在首尾二節兩個心字上首節陷溺之心原非同然之

心末節同然之心原非陷溺之心未有不同而惟不同者首

節是細次節節節物之同以決人之同故龍子五節由體之同

以決心之同正伸同類意通章以心字為主才字不在心外

反覆發透非天之降才爾殊向以為世之多暴者醜也下

面同類同嗜同聽同美同然皆自非殊字生出○新安陳

因曰此章大意以入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存疑孟子曰我觀富歲子弟雖未必盡能為善然多有所

賴藉而為善凶歲子弟雖未必盡至為惡然多至下暴棄而

為不善非天付富歲子弟以為善之才不付凶歲子弟以才

而降才爾殊也蓋由凶年衣食不足迫于飢寒禮義不暇顧

而陷溺其本心者故至于多暴然也

若論其性則皆善而才無不同也

物講多賴多暴須抑揚說重多暴一邊降才非殊本說性而

以性之良能說者切為善為不善兩為字意也心包性才心
弱則性失故不能盡其才而至于為暴耳。言人性之同不
自性而曰才曰心者性具于心而發為才才無不同則心無
不同心無不同則性無不同可知非夫句重看下旬正見之
以心為主其心即下理義之心也。存疑階瀾之心即是下
面同然之心人心同然平理義子弟多暴暴則不同然平理義
矣蓋由其心之階瀾也故下文詳說人心同然理義以明此
意。○類字只作善字說然字是指為暴多暴
處且勿說出衣食不足留在階瀾其心內用

今夫麩麥播種而獲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

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

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獲音憂磽苦交反

麩大麥也覆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參衆引試以物性觀之今夫麩麥播種而又獲之其地同樹

藝之時又同無不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時不先不後皆成
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所獲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地
有肥磽之分雨露有厚薄之異人事有
勤惰之不齊也在麩麥豈有不同哉

析講蒙引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氏以此譬降
才同而養其心與階瀾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接云故凡同
類者舉相似也可見蓋所謂養其心階瀾其心不同意皆在
言外通一章看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
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階瀾其心乎。今夫麩麥
至熟矣言麩麥之性相似雖有不同以下言其不同正所以
發明同字意也其地同言均是種麥之地也若說地利同便
碍下肥磽意矣。大全徐氏曰布種後以耨摩田使土之氣
處復合且覆種。○存疑日至之時是
氣候到該熟之時猶言時日到爾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
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衆序即麩麥之同者觀之故凡物之同類者其性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其彼此有不相似乎雖聖人為人之至不過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與我亦同類者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柳講同類以物之形言相似以物之性言與我同類句雖王形體說須補出性善之同意伏下同然理義講○蒙引今夫麩麥至此是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故龍子至末是即人身之所同以見人心之所同○故此同類須放開說不此麩麥同類固指性言然安渾合說方不碍聖人先得句地步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貴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貴音 貴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貴也

小爾雅之屨雖未必適中然我知決不至失其形而為貴也龍子所云不為貴者正以屨之相似出天下之足同故也析講故字承聖人與我同類來引龍子不重足同上只將此引起下文口即目之同上蓋欲削形以見性也觀末節但言口即目可見○存疑屨之相似二句是孟子解龍子之言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嘗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衆序然所同者寧獨足哉凡人口之于味也有同嘗也雖易牙極善于調味不過于同嘗之中知其滋味之正而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要其所嘗未嘗與人殊也如使易牙口之于味

也其嗜好之性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本不同類也則易牙
所謂之味宜易牙嗜之而未必人人嗜之矣天下之人何其
所嗜者從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皆期必于
易牙之所調而群以為美是天下之口舉相似也
柳講大全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
我口之所嗜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達
說如使易牙之口之于味也則下其性其字與我我字較有
着落○如使由之口味也四句
是反言以見其同宜一氣讀下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
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
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剡削豈獨口哉惟耳亦然至于
舉其清濁而天下之人皆
期必于師曠之所和則以為美而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

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衆序又豈獨耳哉惟目亦然至于子都美男子天下之人莫
不知其色之姣好也若不知子都之姣者必其無目者也是
天下之有目
者舉相似也

析講子都即鄭大夫公孫慶也有實于莊公後見殺○此三
節總是借形體之所似者形容
出心之所欲者而見其相同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
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尊食曰芻牛羊豕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
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
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衆達說惟其舉相似如此故曰凡口之于味也人有同嗜焉
凡耳之于聲也人有同聽焉凡目之于色也人有同美焉一
身衆體無有不同如此至于心為一身之宰神明之用獨無
所同以為然者乎吾知人心必有所同然者矣心之所同然
者何也謂吾心所固有而即物而存之理也謂吾心所固有
而處物感宜之義也理即心之體義即心之用未有人心而
無是理義則未有不以理義為然者矣聖人之心此理義吾
心亦此理義但聖人不過先知先覺乎理義而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耳豈有異乎人哉是有此人即有此心有此心即

有此理義我之所行誠合乎理義則返之于心未有不泰然
自慊者故理義之悅我心知之而必好好之而必樂也猶芻
豢之悅我口求之而必嗜嗜之而必飽也若不同然中而有
不然則是陷溺其心如凶歲之子弟矣豈天降才之殊哉
析講然是然否之然然字與悅字雖無其異而悅字意較深

一物各具一理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是已處物合宜
為義如處父子則以親處君臣則以義之類是已聖人先得
以下須發明同然二字以應聖人與我同類句先得重我與
聖人同意末二句正見人心同然乎理義之實此聖凡所同
也○**大全**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于此物上自
家處置合宜如此○**語類**問理義悅心類子欲罷不能可是
此意否曰類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為衆人說堂就
人心同處看看得細了却無受用○**存疑**悅心須作悅自家
的方于多賴多暴意相見若說作人的又隔一重志士仁
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在是理義悅心怎能做得此事○朱

得對陷溺看人惟陷溺其心故失其心之所同然聖人惟氣
稟清明物欲悉屏故能于理義之所在生知安行而察之無
不精由之無不盡也○理義一字都該在自己心上說理義

即懿德人心同然乎理義即好是懿德也不可因在物字之
理字說在外邊去勿象是借字猶言美味也未一旬言其悅
之至深正以其同然故耳同以
理義為悅正見降才之善無殊

牛山章全旨

通章全為放其良心者而發首節次節即山木以
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其當養也○大全饒氏曰緊要在三
個存字首節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於說夜氣不足以
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
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
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
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

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
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
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
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
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
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蔡序孟子示人心當養也曰凡人初之所全費于後之能保
哉以山木言之即如齊之牛山其前此之木固嘗美矣以其
所生之郊在于大國也舉國皆樵採于其中斧斤伐之者衆
所生不足以當所伐尚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氣化之所滋
息加以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蘖之復生焉使于此而若植
之猶可以復其美也奈牛羊又從而牧放之生之未幾伐之
者至是以萌蘖俱盡若彼濯濯也人徒見其濯濯也不曰牛
山之木嘗美也以爲前此未嘗有材焉不知山
以生物為性而材木不生此豈山之本性也哉

析講陳新安曰此節全是引起以譬喻下節○牛山之木嘗

美矣與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首尾駭相呼應下節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與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首尾駭相呼應○以山水例人心有兩層意未伐而保之與已伐而復之俱是重下一層蓋前重萌蘖後重幾希前重牛羊牧之而後重幾希之及復相形相照又重幾希所以特亡上○通節大意言山之木嘗美而所以失其美者始病于斧斤之伐繼病于牛羊之牧此山無木之故也而非山之性也玩○嘗字全從不美之後而追論有美之日意在太國郊而日郊于太國是倒字法郊近則伐之者易國大則伐之者多有此二意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特亡之矣措之及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措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不自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不已隨而特亡之如山水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淺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幾亦猶斧斤之于木也。且且而伐之，尚可以為美乎？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泯沒也。然良心雖放而未始終絕也。其日間紛擾之後，到得夜間，事物既退，心也虛靜，天良亦必有所生息。至于平且而清明之氣未為利欲所昏，此時良心發見，善念萌生，其好善惡人，率與人公，是公非之心相近，特其萌于既放之後，此于幾希之微而已。此正吾心之萌蘖也。于此而善保之，則由微而著，而良心可復全。奈何且晝之所為，皆不仁不義之事，將幾希之善端，隨桎梏而亡失之矣。亦猶萌蘖之牧于牛羊也。今日牝之，明日又牝之，反覆循環而不已，則其氣至濁，至昏，雖積夜以至平且，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夜氣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則雖有人之形，而好惡不與人近，其寔去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如此也，而以為天質不美，未嘗有能為善之才，焉者不知才本于性，而性發為情，人之情本善，人之才本能為善，其不能為善者，且晝牝亡之故也。是豈人性之發，而為情者本然無善也哉。

柳講天全朱子曰：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說。惜亡之人，非謂牝亡，其夜氣也。謂牝亡，其良心也。○趙氏曰：仁義性也，而孟子以心言，性也，與自書曰：性也，心也，仁義之性也。○

有別且早間晝通，日言。○其日夜之所息與上節不同。上言日夜氣化無間，來生息。山木此只重夜字，由日而夜動者俱向于靜，由夜而平且靜者，方向于動。故其氣清明，良心自然發見，非說氣化來息，良心也。良心理也。乃言平且之氣者，蓋理氣不相離，氣清則理發見，如清水貯寶珠，珠光自現。其存其亡皆以心言，非謂氣有存亡，而當致養于氣也。觀下引子言以明心之當操，則意自明矣。○日至夜是說往晝物欲既退，平且是說來晝物欲未接。○仁義是性，好惡是情，能好惡是才好，惡與人相近，情之發得其正也。緣乎且未與物接，未汨于欲，故如此幾希。○者因復于既放之後，微而又微也。牝之反覆只是旋生旋牝，而不自亡。○通節大意言良心人所必有，而亦有不存者，始放于物欲之害，繼盡于且晝之牝。此人無才之故也，而非入之情也。雖字從山木，跌下元氣無一字，是由既失之後，追論未失之先，口吻蓋既失之後，似乎無良心者，不知其初固有良心也。○牝亡云者言良心為物欲錮閉，不能發見也。朱子曰：若如被禁機在那裡，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折衷云：夜氣云者由夜來心靜。

而氣清各之也。到平且未與物接，這一段清氣積在，故又曰平且之氣非有也。夜氣不足以存，都是且晝所為壞了。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見字有味，曰人見者自己不見，故不知覺也。○陳新安曰：此所謂才與情與，則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于性者也。○彙解：夜氣如何存，良心蓋理不離氣，夜間無物欲之擾，其氣清明而良心因以發見，便是夜氣足以存良心。若格之反覆，其氣極其昏濁，并夜間亦不能清明而良心無從發見，便是夜氣不足以存氣字，屬人非指天地之氣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合參由此觀之，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顧養之何如耳。故苟于幾希之心而善養之，培夜氣之清明，防且晝之昏亡，如山木之萌蘖，不使其牧于牛羊也。則山木固日以滋生矣，而吾心仁義之良將有復其初者。何物之不長也？苟于幾希之心而不養之，且晝為之交攻，昏亡為之相繼，如山木之萌蘖而復牧于牛羊也，則山木固終于濯濯矣，而吾心仁義之良將無復有存者。何物之不消也？養之得失異而物之消長殊，然則人心可頃刻失其養乎？

析講：大全朱子曰：此四句緊要得養，即長。緣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的。下節又說存養之要。○新安陳氏曰：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下文之操存而已。詞俱平說，山木人心意只重入心，此格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尤重既失一層。意物字所包者廣，山木人心在內，只虛說為妙。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

心之謂也。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若無時而不入，其力使神清氣定，當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在，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日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方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存疑孔子嘗有言曰有物于此操之則存在此舍之便仁失了存入也亡出也只係于操舍無有一定的時候入在內出在外只係于操舍無有一定的處鄉其惟心之謂與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心之當操而不可舍也如此人若能常操之而不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養愈深則且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

新講大全朱子曰亡不是無只是逐物去了見得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兩處可以安頓○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于且晝時不為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則常有豈特夜半平日○程伊川曰孔子此四句只是狀心之心是個難把捉的事物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于此論心之本體也引此以明心之不可不養以結章之旨○語類求放心不是別有

收之耳○操則存四句空說至末句方可露出心字出入三句相承說勿以無定時無定向對說操字亦非把持只是提醒得力○操舍只以理欲言心在理上便存心在欲上便亡出入二句只就操舍上見得○上節說養此節一操字正養之之法所謂常惺惺者是也

無或章全旨

此章為齊王用賢不專而發反覆譬喻不過言其不專末節是節學奕之不專而卒無成功者以比例之也意寔相貫○前節原王不肖由于任賢之不專重吾見亦罕下句後節譬任賢不專必不能成其智重不專心致志二句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泰序孟子曰君德莫大于此○無或乎齊王之不能成其智也○析講無或乎言其有故而然舍下二節意在內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
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
反見音現

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雜進
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參序蓋君心惟在所養何如耳與君子居養之以善則智與
小人居蔽之以惡則愚譬有物于此雖極天下之易生也若
但一日暴之以陽氣為之發舒乃十日寒之以陰氣為之閉
塞則暴之所生不勝寒之所剋亦未有能遂其生者也而况
于王心乎今吾進而見王之時少矣仁義之言無幾是一日
暴之已耳吾方退而群邪雜進以相與寒之者至矣蓋不啻
十日寒之矣雖吾見王之時王之善心亦暫有萌生而衆寒
交攻弊亡反覆吾其如之何哉尚安能使其智德之成也
析講此節智字是明達事理洞晰政務屬作用邊與末節智
字在發真誠者補與○有萌生于暴無如何生下十集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
人專心致志惟弈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
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
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
音灼射食

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下聲
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
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六
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
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个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
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
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
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參序然吾見之乎非吾之不欲見也寒者日至果何由而至也是其故仍在王矣其學諸學奕者乎今夫弈之為數特未技耳小數也苟學之者不專一其心以極致其志之所向則不可得精也如奕秋通國中所謂善奕者也設使奕秋誨二人以奕其教同也其一人則專心致志惟奕秋之誨為聽而毫不旁騖其一人雖同聽之乃一以以為有鴻鵠將至思為之援弓繳而射之是其聽在奕秋而其心在鴻鵠也雖與彼一人俱學立奕吾知其不若彼之精矣為是其生息之智敏鈍不同而弗若之與曰非然也聰明原遠而鴻鵠日馳心弗若其專志弗若其致也夫王心有鴻鵠也

吾其如有萌焉何哉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析講二節雖一意而有兩層前節是言見賢之時少下節是言王見賢之心不專○心以體言志以心之所用言純用之于一事便是專致○上節吾見言退吾如有萌三句通章正繁餘俱喻說而三吾字尤要着眼孟子以奕秋自居奈王之不聽其誨何也但通章語意俱以婉辭旁擊為妙

魚我章全旨 通章示人當存其羞惡之良心以義字作主末句勸此心而明其皆有下三節警其本有而自失之也總註此章言羞惡之心二句是釋前五節之意或能失生死于危道之際二句是釋後三節之意是以君子句則總說通章立言大旨也須看得分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設使勢有所限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二者不可得也義亦我所欲也設使勢遺其窮全生則害義也
柳講首二節重一義字○魚我所欲半節引起下三節不得

兼就遇變處難言。○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下專在君父之義。上說如下文不受嗜欲亦是。○舍生取義此勿說透下節方釋言。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也 惡辟皆去 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家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參序其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生亦我所欲而本然之良心覺義之可欲尤有甚於生者故吾不為苟且以得生也不生則必死矣死亦我所欲而本然之良心覺不義之可惡

惡尤有甚於死者故當患難而有所不辟以幸免也析講此節令下二節總由舍生取義推其有欲惡甚于生死之心下節反覆總推勸山人必有秉義義理之良心耳其論

不過則良心人所固有也彰彰矣欲惡甚于生死者所謂心之同然者義理也蓋指本然欲惡說故後曰本心說本心蓋

○上說舍生即為死言說所欲便見所惡成此節兩輝之註秉義良心本說得全下文註專說着惡之良心者蓋指舍生取義上為切也其寔也○此正指出人所以舍生取義之

○指南兩甚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不通破正要入在此不道破中認出直心來須還他不說破語○秉義之良心字至下文非獨賢者何方露出此節及下節皆宜虛含良心說為是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

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辟患

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參乎如使人之所欲莫有其于生而不知有去之可欲則凡
可以得生者將何不用也又豈肯為義而舍生哉使人之所
惡莫有甚于死而不知不義之可惡則凡可以
辟患者將何不用也又豈肯為義而就死哉

析講此下兩節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全在何不由是四
字上轉換見意總要透出人必有秉彝之良心只照註意兩
節相連看為妙不作一反一正看蓋上節是設言之詞乃文
章頓挫抑揚處何不用言一味去偷生何不為言三意去求
免死此反言以決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故下遂以由
是二字承之註中設使人無由其必有二句最緊妙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
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能舍生取義如此
然序惟其必有好義惡不義之良心由是所欲有其于生則
生而有不用苟全也由是所惡有其于死

析講王觀禮曰由是二字似于上無所承然上
節及言正以決其必有秉彝之心故遂承之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
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參序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此所謂羞惡
之心義也非獨於賢之賢者方有是心也人人皆有之但人
汨于利欲每自喪焉而賢者則不為利欲所誘勿自喪耳
析講是故一字承上來見欲惡具生死亡之心人所必有者
乃人所皆有也只重人皆有句賢者勿喪帶言○麟士曰能
勿喪與前章聖人先得句一只是更見其同處不是更見
其異處○自首節至此俱是說此心人所同有但此心易見
于粹然之感易昏于晏安之際故下文又把一人而得夫異
致者兩相對照發明人皆有之

劉上玉曰是心即本心心字至此節方見至末節相應故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噤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言顯噤呼故反蹴于六反

豆木器也噤吐呼之難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濼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善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泰太至何以驗人皆有是心哉如一簞之食一木豆之羹雖物之至輕也然當食窘之際得而食之則生不得而食之則死生死所係利害之至急切者也宜乎不顧義之可否則求得之矣然使于此噤爾而與之即行道之常人亦弗受又甚至蹴爾而與之則乞人之至微賤有所弗屑也蓋猶惡其噤爾之無禮寧舍之而非食况非行道之人與乞人乎則羞惡之良心所欲惡有甚于生死者何見人無不有是心也

柳論此節又即心之所感而激發處以決人之皆有不受不肖之心不可揜定行人乞人說只是以得失之參當生死危迫之際雖行乞且廢于義而不肯受况非行乞者乎正借以驗人皆有之心耳與言人皆有不受而以乍見孺子人非一善明之一般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善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也三者蓋理美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人所能昏也

泰存疑簞食豆羹生死所不辨于我有益者而猶惡無禮雖死弗受至于一旦萬鍾在而不辨禮義之可否而貪味受之夫萬鍾之得失非如簞食豆羹之關于生死其于我身何所加益焉乃不辨禮義而受之豈是富至之廣美妻妾之供奉施與所識窮乏之人使得我之惠而感我焉此非得萬

鍾不可而逐貪味以受之與是則可怪也

析講此節與上節相連看註意自明上節謂云行人乞人寒以例衆人則士君子之真心亦該得下故此節遂說到萬鍾上去而未節鄉爲今爲云亦俱作人說也○存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炤行道非受乞人弗曾說於我何加焉然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爲宮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由此三者既曰于我何加却乃爲此三者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乎之論○陳新安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于爲此三者姑舉三者他可類推○上文只言義此加入禮字蓋合于義者自合于禮二字不平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爲並去聲爲之爲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嗇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已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存疑夫一人也一心也鄉爲身死而嗇蹴之簞豆必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受無禮義之萬鍾亦爲之鄉爲身死而嗇蹴之簞豆必不受今爲妻妾之奉受無禮義之萬鍾亦爲之鄉爲身死而嗇蹴之簞豆必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無禮義之萬鍾亦爲之夫簞豆生死所係是未可已者三者無關於生死是可已者不可已者既已之可已者獨不可已乎不可已而已此其本心之所在也可已而不已此之謂失其本心也夫本心失而可爲人乎人可惕然思矣

析講三不受爲之是舉上兩條來平稱以激發人○太全陳氏曰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其本心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于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紹聞編論語以富貴貧賤判取舍之大分此章以生死判取舍之大分兩處俱從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中分別出

天理人欲最明切。○蔡氏曰身死二字是提醒人此之謂二字是悲嘆口氣

人心章全旨

此章總見仁義之心人所當存而不可自棄也首節言仁義甚切于人中二節嘆人之自失其良心

末節示入當盡學問之道以求放心也末放心二字為通章主腦仁義總是性之理而統于一心能求放心則不遠于仁而義在其中矣黃勉齋曰章內四人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參淺說孟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非他是指人之心也蓋其統括四端萬善流通于方寸之間惺惺不昧生生不息所以酬酢萬變而不至于惘然無用者仁為之也仁之切于人何如哉義非他是指人之路也蓋其權衡是非可否發見于行事之際其非如砥其面如矢可以為衆人所共由而使之不陷于邪曲者義為之也義之切于人何如哉

析講兩八字要見仁義切于人身意仁即人心明主宰之心義即此心應事處處合宜為人往來出入之路一句總見心甚切于人就見心不可放了○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于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太全朱子曰仁是無形的物事孟子恐人難理會使說道只人心便是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存疑心切于己人皆知之名不曰人心欲人知其切于己也以心所具之理而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以心之所以為心者言則心即仁仁即心故謂仁為心之理亦可謂仁為人心亦可○真西山曰仁者心之德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極舉全體使人知中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一視之也○語類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為入之路在所必行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合參夫仁為人心，則人當操存而不放，義為人路，則人當踐

由而不舍，胡世之人冥行徑趨，舍置其大路而不由，猶欲忘

理，放失其本心而不知求，則失其所以為人

之理，而不可以謂之人矣，不亦可哀之甚哉。

析講兩其字，即是上文兩入字重看。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

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察前今人若有雞犬放，則皆知求之，至于心為一身之宰，有

所放失而不知求之，豈愛其雞犬之

至輕而忘其心之至重哉！弗思甚也。

則謂其于棄而不由為舍，令其心而不歸為放，此放心字是無

形之放，蓋天理是人心之本體，離了本體便是放，存得此心

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故下言求放心，即是說

求仁也。○放心由于不知知正求之，是際政特揭出以曉人

○輔慶源曰：心存則無過，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

必然合時指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

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

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

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

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

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情，學者宜張膺而勿失也。

參太全彼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

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此以收斂此

心不容一物，聞斷求吾所失之仁而已矣。心存而仁存，仁存

而義亦存矣。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之道哉。

初講太全朱子曰：求放心也不是外而求个放心來，只是求

時便在，即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迷則千里覺則現前。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首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下部書皆是此意。語類無他而已矣。云云不是學問之道，此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下言一語都是道理。求放心兼靜存動察，言此因上言放心不知求而深明放心之當求也。新安陳氏曰：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遏不欲而存天理也。求放心自所以求仁也。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求放心非以心求，心求底便是已夜之心。

今有章全旨

此章亦因人之不知有心而比類以微惕之心，不若人以屈于物欲而言上節，特以此下節耳。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疼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

若人也。

信與伸同。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參序：孟子曰：今人設有無名之指，屈曲而不能伸，非甚疼痛而害事也。則伸之，可伸亦可。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以求之焉。此信者，則不遠秦楚之路，以求之焉。此何為也？為其指之屈，不如人之信也。

柳濤蒙引：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非人所緊要者，故謂無名指，以其不切于用也。曰不遠秦楚，謂不以秦楚為遠，不是自秦之楚，自楚之秦。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

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參濤說：指至輕者，指之伸不若人，則知惡之必欲其伸，而後已。心至重者，心屈于物欲而直不若人，則不知其屈，而不覺其存動察以求之。此之謂不知輕重之類也。人盡反而未識。析講類字是比類之類，心與指相較，則輕重了然。彼自不知耳。心不若人，人字指聖賢不用于物欲者言。

拱把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身之當養拱把三句辭輕引起見人
之明于養物而昧于養身至十身句重看其挑撥
人處在二愛字而養字尤重故說身只重養字說愛
桐梓則知養愛身則不知養弗思之甚全在此處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
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

桐梓故弗思甚也

拱把兩字所圍也把下于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參淺說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不過下物之微耳人苟愛其材
之美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皆知所以養之者至于
吾身為萬物主三綱五常係焉四端萬善備焉其當養為何
如而不知所以養之使其身之歸于善者豈真愛身不若
一桐梓哉心有所蔽而不思甚也使思
之則知吾身之重而養言不容已矣

柳樹蒙引身以心為主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于身

知所以養之所以養之者治其心而已○王觀濤曰所以二
字重看若以聲色嗜味之類養之反以戕之便是不知所以
養身○思字勿深發蓋身與桐梓輕重易明只是人不會想
到耳須會得提醒人意○所以養包得其廣內包心外包動
容周旋而言養之之道全在謹于內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
粹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也欲生之者愛其
材之美而欲其生長也養之正所以愛之也不知所以養身
便是不愛身弗思二字對不知養看益
思之則知吾身之重而不可不養矣

人之章全旨

此章言養身之善否決于已而戒養身者不可以
小害大也其緊處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二句曰賤
場節曰狼疾人兩引喻都着則為一字見養小者為小大由
已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末二節反覆言養小之必善乎大以
見小之必不可養○養大體則小體皆得其養所謂粹面盎
背四體不言而喻是也養小體必至失大體所謂夫其本心
是也此善不善之分也如
此看正與兼養兼愛相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兼淺說孟子曰凡人之于其身也百體具焉自入情言之皆兼所養而不忍傷者也然養所以成其愛既兼所愛則必兼所養而維持調護之矣無有尺寸之膚不自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欲養也然欲于無所不愛之中而審辨其所養善否之異何者養得其道而為善何者養失其道而為不善豈有他哉亦惟于已身審其何者在所當急何者在所當緩養其所急則善養其所緩則不善等級分數近取于身而自得之而已矣他求之有

五句雖反說人情寔屬漫養無別以起下節考之意○愛以心言養以事言養以成愛重養邊○于已取之言其等級分限當身而具自可執以稽善否不俟外証也註輕重字即下貴賤大小字且勿露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察序善不善取之已者亦以已身衆體有不一也有分所對尊而為貴有惟令是從而為賤有各分一形而為小有兼統衆形而為大貴且大者在所當重賤且小者在所當輕也大可以該小切不可以小害大貴可以役賤切不可以賤害貴故養體者於此若徒養其小者而重其所當輕便是從不欲而為卑下之小人必須養其大者而重其所當重便能充天理而為高明之大人此善不善之所以分而不可不自者也析講賤小自是口腹貴大自是心志然口腹字在末節方見

心志字通章不一露只宜准說○木全蔡氏曰此節正于已取之之意無以害尚未說到養見得當審其輕重也○賤小凡耳目手足之類皆是朱子因下文專言飲食之人故以口腹為小體正不可泥看○末二句只言大小而貴賤自在其中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

為舍上聲檟音一

賈概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檟也檟梓也

皆美材也棘棘小葉非美材也

舍其梧檟何今之不善養而為小人者多也如今有場師于此

舍其梧檟有用之才而養其棘棘無用之木是

契惡莫辨而失其所當養者也則為賤場師焉

初講天全蔡氏曰此就物上比養小失大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則無善顧之明而為狼疾人也顧養木與

養指者之弊可見人之養身坐養其大者矣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就身上例養小失大○肩背譬天意非

真以肩背為大也一指肩背俱就小體中則大小耳復善顧

若有一處病則周身皆不顧矣一節總以起

下飲食之人一節不心公認實小善大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然直辨所以天下貪養飲食之人後于狼為不擇正味則人

不免于賤場師

狼疾人之訖也

析講此節與下節反覆呼應此言養小者必害天下言不害

大雖養小亦可然都是假設之詞正見養小之必害大也則

人賤之此人字指去人下養賤之

正賤其為賤場師狼疾人之類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

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雖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祭序使飲食之人雖所養者小而于大者無所失也口腹乃軀命所關豈適為尺寸之膚而已人又何為而賤之也哉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此其所以可賤也

受身者亦審善養之道而養其大體而已矣析講麟七曰前原說無尺寸之膚不受不養况口腹不但尺寸乎昭應理如此也○三失字一串反覆可玩○王觀濤曰未節設言若養小而不少失大則口腹亦是養體何以養而取賤耶不但為尺寸之膚只是言所係亦重○適猶借也祇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退雖飢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養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

釣是章全旨

通章綱領全在從其大體為大人句而先立乎大所以先立之也此是要人從形體中認出主宰則能贊能參的人即此能視能聽的人莫大品格全在自己心上做出來

公都子問曰釣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釣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利序公都子曰釣是人也其品宜無不同矣乃或各為大人或各為小人此何故也孟子曰人之當身體備天小如大體為主從其主張便進于高明而為大人如小體為主從其馳逐便流于卑下而為小人所從分故其人亦分也

析講六全蔡氏曰此云釣是人也宜其所成就皆同也或為二句究其人品之異後云釣是人也宜其所趨向同也或從

四書山解 卷之十六
二下句究其所從之異從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小體是在其驅逐養以用力言從以成功言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
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
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存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

人也然此大之此備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濂心箴曰茫茫世與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渾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賦乃食惟山耳目手足動靜設問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大君泰然百體從令

參濂說曰鈞是人也其趨向宜無不同矣乃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者何也孟子曰惟大體小體所蔽不同故人所從亦不同也小體維何耳之職司聽目之職司視皆以形用而自不能思其視聽之理是以擊色之外物得以蔽之則耳目亦一物而已以擊色之外物交于耳目之物則耳隨好聲而馳目隨邪色而動引之而去已矣此耳目之所以為小體也若夫心則至虛至靈以通為德凡事物之來盡其職而思則得其應接之理失其職而不思則不得其應接之理思不思屬于得失之重如出此心之所以為大體也小體大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苟知心之為大體而于物感未交之時先有以立之養得心體定靜使之卓然百體皆超然而登淨不失

其無思而無不思之官則事至能應物來能慮視必視其所當視而視遠惟明聽必聽其廣也聽而聽德惟聰耳目之欲豈得而奪之哉能從其小處如此則無不全德無不備與天地相似與聖人同歸而非庸常象人所可及也此所以為大人也

柳謙從大體是心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從小體是心不能為身主及聽命于耳目也勿誤認作從事之從○耳目之官四句明耳目所以為小體心之官三句明心所以為大體此天四句正言從其大體為大人而小人不言自見矣○三個物字不同上一物字指外之聲色下物字指耳目物引處就是蔽物處勿作引心看○先立三句全重思上立者正于思處用功所謂敬以直內是也須在聲色未交之時與方交之始先有主張此亦不是看持把捉只是養得心體定靜而天理自強不息○大全蔡氏曰或從其大體二句是兩關問耳目之官至引之而已矣心之官至大人而已矣亦兩關答引者是引耳使聽引目使視也得不得指一切應事之理言而當視當聽之理亦在其中三句正形容能思的心足就覺悟中張平物理正與蔽物三句相反○先立就是不就上二句看出見其果是大力量操持也

有天章全旨

此章為其人爵而兼天爵者發總是欲人修天爵及也天爵二句孟子立言語氣雖分別天人寔重天爵邊曰惑之甚曰終必亡都是點醒世人語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一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泰序孟子曰人情莫不重爵矣然有自然之貴與生俱來而為天所賦異之爵者有使然之貴因世而設而為人所賜不之爵者何謂不爵心之德愛曰仁心之裁制曰義仁義發諸心無不盡曰忠仁義見諸事無不實曰信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自始至終而不倦此皆秉懿好德不假于勢而自尊為天爵也何謂人爵公下位卿下位大夫下位頌自

第其名分各別此

爵也

也

析論此節平說不此遺側更人爵亦御世之大分不可廢也○大全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寔此二者○新安陳氏曰樂善則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樂善不倦既自然本體說不必作用功言即秉懿之好理義之悅也下修字義說用工處○蒙引仁義兼舉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于心而見于事者無一之不是樂善不倦則仁義之寔者又無一息之間謂之天爵者非人所得而賤者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者也
蔡澂說夫天爵為吾所固有而非若人爵之得于外至則天爵之當修也明矣而能修者惟古人古昔盛時人心淳厚學惟為己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于樂善不倦之地以修其天爵者盡吾分之當然初無異于人爵也而人爵從之道德尊而各譽者公卿大夫之位不期得而自得矣
非此所為而為之者其理則然也如此說修字方與今人之修不同蔡氏曰古昔盛時公卿大夫必此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分
要知古人全無一念想到人爵上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

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已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心非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蔡澂說今之人則異于古之人矣富貴利欲之心勝知人爵之必由于天爵而致也于是修其天爵以要求人爵之階初非無所為而為者也既得人爵則斯期既滿遂以天爵為無用而棄之不修矣修天爵以要人爵既不知天爵之為吾固有其心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又昧于所以得人爵之本則惑之甚者也天爵既棄而人爵其可保乎其所得之人爵終亦必亡而已矣

析講大全新安陳氏曰或問修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

棄其天爵，亦有不爵終不亡者，何也？曰：修天爵，自有爵，人貴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不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健倖，豈常理哉？○終必亡言，其有必亡之理也。此有飛今人，以法古人之意見，即爲不爵，其亦不貴，二且不修天爵，○修有所要，已足誠旋裏所修，則愈惑，故爲惑之甚，惑猶言昏昧也。

欲貴章全旨

此就人欲貴之心而動之，以良貴之思，總以見人貴不足榮，而良貴爲可願也。○首節欲人思良貴，次節言人貴之不足貴，末節言良貴之真可貴。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參序：孟子曰：人在世間，誰安卑賤，故慕天爵之貴，而欲得之者，人之同心也。但人人有貴在於己，無待外求，而自足者，特弗思耳。

向趨慕外邊去，將自己的貴都忘却了。○欲賈指欲在人貴說。○蒙引：貴之一字，以所崇重而得者也。但所崇重者，皆謂之貴。如爵位固在所崇重，如仁義尤在所崇重也。故曰：人人有貴於己者。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參序：不思已貴，而不求貴，豈知貴之在己者，乃本然之貴，所謂良貴也。人以爵加已，而後貴者，乃外至之貴，非良貴也。彼趙孟操爵祿之權者，也趙孟之所貴，節：趙孟能奪而賤之，人之所貴，亦何足貴哉？

新請人之所貴，與下人之所貴，亦何足貴哉？良人之柄者，言如下趙孟輩，便是趙孟二句重能賤邊正見非良貴而不足慕也。○晉文公爲

聖主趙文子執政故曰能貴賤人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參淺說人之奔走于趨孟之門者不過願其膏梁我文繡我耳不知能得夫已之所貴者又豈肯慕夫人之所貴也良貴之可欲于何見之詩云既醉我以酒又飽我以德所謂既飽以德者言其飽足乎仁義而良貴在我也仁義飽于已則好無窮自有無味之至味極天下之可嗜者孰有過于理義之悅心者乎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飽乎仁義雖不求聞譽而令聞廣譽自施于身則榮施無盡自有不文之至文

之文繡也內重則外物皆輕良貴之可貴如此世之欲貴者思之

折論引詩正明其為良貴重一所以字仁義充足聞譽彰著下人之所貴自能漠然無動于中不是願此不骨彼也○聞譽仁義中所自有下指聲譽說即趨世不知亦不害其為聞譽○天全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下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榮矣○兩韓張

氏曰今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元猶言為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存疑詩飽德王恩惠言此作德行之德斷章取義也仁義德之存聞譽德之發總其良貴

仁之章全旨

此章戒人為仁道方如水則幾希之仁薪火之喻具熾之不謂之山勝喻人不自反而歸于仁與于不仁人欲加熾而終不可滅也亦終必亡天理愈熾而終不能存也仁不仁總是心中理欲不作兩人看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

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自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合泰孟子曰仁之勝夫不仁也猶水勝火道心為主則人心退聽此固必然之理也然所謂仁之勝不仁者謂其以常存之天理而遏方萌之人欲耳矧今之為仁者欲以一念一息之仁而勝乎私欲鉅藏之不仁及其不勝不日為仁之不力也而自諉之曰仁不能勝不仁是猶以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而思熄之也及其不熄則從而謂之曰水不勝火此言一倡而不仁之人皆信以為為仁之難成將益堅其不仁之習而滅理縱欲無所不至矣豈非又助於不仁之甚者乎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泮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合泰然非徂助人之不仁已也吾知此人之心亦且厭倦急棄並與其所謂杯水之仁而亡之已矣為仁不力之害如此有志為仁者可諉于仁不勝不仁哉

五穀章全旨

此章是勉人用力于為仁意五穀四句是借五穀之當熟以引起末句言為仁之當熟也穀必熟方成爲美種仁必熟方成爲美德不熟不如糞稗非糞稗之可貴正見穀之當熟也仁如何熟此心純是天理時時皆仁處此仁此方是熟其工夫是在熟之前面得熟的地位而已矣三字見必熟之而後可謂之仁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

美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美音啼稗音蒲
貢又夫音扶

美稗草之似穀者其寔亦可食然不能如穀之美也且下
穀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
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
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

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糾序孟子曰五穀者人所生以養人人所資以為食固種之
美者也然必成寔而後為美苟為不熟反不如美稗之有用
夫五穀而可使不如美稗此所以必貴于熟也况夫仁為

本心之良兼統萬善至粹至精不雜五穀之美種耶亦在乎
克復此純中純無間使心即仁仁即心全其至粹至精
之理以熟之而已矣豈可為之不力而出他道下哉

析講大全胡氏曰熟無容力熟之在乎用力○蔡氏曰心如
穀種必以存養為栽培以克復為芸耨至于大機暢發
德性堅凝方見熟處而已矣者必至于此而後已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

於穀穀古
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穀弓滿中
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亦淺說孟子曰事必有法然後可成不觀之曲藝乎如引滿
而後發者射之法也羿之教人射宜若有心得之巧矣乎其
教之之法必志于教學射者亦必志于教蓋
教乃射之成法不能舍此而相為操受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一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
以學曲藝且然况學人之道

悉字規矩以為方員者匠之法也大匠誨人宜若有獨運之
智矣乃其教之之法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蓋規矩
乃工之成法不能舍此而相為操受也曲藝且然况學人之

道乎大抵知行者造道之法也虞廷之精上孔門之博約大

學之格致誠正古今之為師為弟子者其能舍是以為教與學乎

析講四必字要玩毅身象之法舍此法何以善射規矩是匠

之法舍此法何以為方員志即正之志引弓滿鼓凝

神不分乎可命中故曰志以用也規矩無一定之則大小方

員惟所用之故曰以也起繳處要發出正意博文以致知約

禮以力行乃聖道之氣幸規矩也○天全輔慶源曰射者志

于毅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志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

能巧矣教者與學者舍教而

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

孟子卷之十一

梁人陳山陰分建學宮亦必

